



纵这世上万水千山，没有你，于我又有何意义？

布衣公主

时音
著

下

册

终结篇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

布衣公主

时音

时音

著

下

册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布衣公主. 终结篇 / 时音著. — 北京 : 现代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5143-6782-9

I. ①布… II. ①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05160号

布衣公主. 终结篇

著 者	时 音
责任编辑	杨学庆
出版发行	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	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	100011
电 话	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网 址	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	xiandai@vip.sina.com
印 刷	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	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张	29
版次印次	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143-6782-9
定 价	69.80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第十二章 师父

玉绾笑道：“你也睡不着？难道心里有事？”

玉临风笑着摇摇头。

“你还没有回答我白天的问题，”玉绾歪着头冲他微微笑道，“你为什么要到西域来？”

以玉家在中原武林的影响，玉临风完全可以做一个锦衣玉食的贵公子，可是他为什么放弃这样的生活，要万里迢迢到西域来受罪，而且居然获得了西域第一剑客的美誉。

玉临风的眉头皱了皱，叹了一口气，半晌没有说话。

玉绾心想，自己莫非是触到他的难言之隐了……赶忙道：“我只是随便一问，玉公子不要往心里去。”

玉临风微微一笑：“帝姬善解人意，上次一别，临风实在非常难过，想不到老天爷终究待我不薄，现在又见到了帝姬，我真有好福气。”

玉绾的脸不禁一红，玉临风将玉箫搁在屋瓦上，轻声地说道：“我到这里可以说是为了圆师父的一个梦，你可能知道，我这一身剑术不属于中原，而是我师父悉心教导的结果。他老人家一年前病逝于西域边陲的一个小镇上，我得到他病重的消息后就连夜跨马奔驰而来，赶了许久的路，才刚好赶到见了老人家最后

一面。今天正是他老人家的忌日，我心里很难过，一时也睡不着，就想来这屋顶上坐坐，透一口气，没想到帝姬后脚就到了。”说完低下头，冲玉绾笑了一笑。

玉绾却听出了他话中的凄凉，她短时间里也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低头看着他脚边的那支箫，“师父”这两个字让她思绪再次起伏。方才听玉临风说的话，他的师父似乎是西域人，她实在弄不明白玉临风身为中原的世家公子，怎么会有机会拜一个西域的剑客为师。

当然她也不至于就好奇地去问，谁的心里没有一些别人意想不到的事呢！

玉绾想了想；开口道：“方才你说留在西域是为了圆你师父的梦，难道你师父想让你继承他的衣钵，待在这里？”这倒很有可能，毕竟不论哪个师父收徒弟，最终都是希望徒弟能够承其事业，发扬光大。她有些担心起来，如果玉临风真的留在西域，那就表明他今后一辈子都不会再回中原了。

玉临风终于缓缓地说出了下面的一番话：“我十五岁时遇到了这位师父。当年我父亲带着商队到西域来，结果途中被劫，父亲被贪狼的左贤王扣押。我作为少主，只好带领家丁等一千人日夜兼程前来营救父亲和我家的商队，可是在沙漠上我们遇上了贪狼的士兵，我带来的人都被他们残杀了。这些士兵要把我带给他们的大王，就在这时，我的恩师顾尘空出现了，他挥着红尘剑把我从这些士兵的手中抢了过去。顾尘空是当年大漠响当当的剑客，贪狼的士兵一见他就慌不择路地逃走了。师父抓了他们的一个领头的做人质，而这个人正好是王族，逼得左贤王不得不将我的父亲连同整个商队全部释放。父亲自然感激顾尘空的救命之恩，他以玉家家主的身份向师父保证，只要师父有什么要求，他代表玉家定会全部应承。可是师父却对他说，他看我骨相奇佳，想要收我为徒。父亲当即答应了。我就这样留在了西域一年，一年里师父每日都督促我练剑，不管阴晴雨雪，从未有歇，我的剑术终于得到了师父的真传。一年后父亲派人来接我，说为了感谢师父的教导，嘱咐我一定要将师父的剑术发扬光大。师父没有说什么，但他闷闷不乐的表情我却看得一清二楚。那个时候我才知道，师父其实很想让我留在他的身边，能在将来实现他的梦想。”

玉临风神色黯然，过了很久都没有说话。

玉绶一直都很认真地听着他说，当她看到玉临风黯然的神色，她的心情也变得沉重起来。

两人沉默着待了一会儿，玉临风接下去说道：“师父是一位剑术奇才，可惜他创立的红尘剑法是阳春白雪，在西域无人可传，直到十五年后才遇见了我。无奈我只在他身边待了一年，也没能尽如师父之意，红尘剑法只学了三成不到。他的剑术精髓我一直不能全部领悟，这么多年也未有寸进，我实在……愧对师父。”

玉临风长叹一声，缓缓闭起双目，此时任谁都能感受到他对师父的追念之情和心中的无奈，坐在他身边的玉绶自然感触更深了。

“师父当了半生的剑客，却因为他的爱妻遗珠在临终前要他发誓终其一生不离开大漠，所以师父就终老在西域了。”

玉绶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那，你师父的梦想又是什么？”

玉临风说道：“师母当年要师父留下，是希望顾尘空剑客的英名能永远能传扬在这个地方。”

她要顾尘空之名永远流传在这个地方。玉绶听了之后也为之动容，她看看玉临风，他正若有所思地抬头望着星空。

她大概明白了玉临风的处境。

叹息一声劝慰他说：“我想，你师母提出这个要求，其实是希望你的师父好好地活着。”只有这样，顾尘空才会有追求，他才会努力地过好每一天。

低头看了一眼玉绶，轻声地说：“不管师母是什么意思，师父一生的指望就在于实现爱妻的心愿。他的名声再大，几十年后料想也不会有人记得了。他要我替他扬名，其实也无可厚非。”

玉绶听了沉默不语。

“我是个不孝的徒儿，父亲不可能让我一辈子留在西域。师父也知道无望，可怜他明知自己时日不多，也从不肯说。我接到消息赶来，他已经奄奄一息，却还看着我笑，我握住他的手，没多久他就……去了。”玉临风的声音几乎低得让

人听不清。玉绶慢慢地靠上前，抬眼一瞧，分明看见他的双眼闪着泪光。

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因未到伤心处。

此情此景，玉绶也跟着难受起来，心口仿佛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般，眼里也涌出了泪水。玉临风低头看着脚下的玉箫说道：“我对父亲说要为师父守孝两年，两年之内我不是玉临风，我做任何事都是为了实现师父的心愿，西域剑客不应该消失，所以在这两年里我只是顾离殇。”

玉绶吁了一口气看着他说道：“顾老前辈在天有灵，一定会感到欣慰。能有你这么个徒弟想着他，为他做事，他可以安心长眠了。”

玉临风朝着她笑了笑：“谢谢你的安慰，帝姬。老实说这些话我放在心里许久了，今天终于全都说了出来，感觉松快不少。”

玉绶也笑了：“那是自然，你没听人家说吗，快乐和人越分享越多，烦恼和人越分担越少。”

玉临风失笑。他凝视着她的脸，忽而想到了什么，问道：“嗯，我已经说过了，帝姬……说说你的师父吧，他是怎样的人？”

玉绶愣了愣。

玉临风却饶有兴致地看着她，明显是在等她开口了。

玉绶尴尬不已，今夜两人相对，气氛很好，玉临风对她完全交了心，说起来她自己对玉临风其实也最不设防。他此番一问，玉绶却不知道从何说起了。

隔了半晌她终于硬着头皮开了口：“其实……我也算不得有师父。”

玉临风略显疑惑地看着她，玉绶干笑，却也绞尽脑汁地想怎么解释。半晌，她轻轻地叹了口气说道：“我师父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就开始教我很多东西。他很有耐心，不过我不常见到他，他也不常出现，在以前一个月也就见他两三次。”

玉临风一脸严肃，正在认真地听着她说。

玉绶接着说道：“他……才学出众，知百家，通古今，晓音律，武艺也很好。他教我轻功，教我怎么做易容面具，又找出一堆医书让我背。我初学写字的时候，他手把手地教我，后来还教我做文章和吟诗。总之，我的师父几乎教会了

我所有的事。”

“手把手教你习字？”玉临风神色一顿，有些古怪地问道。

玉绾转脸看他：“怎么了？”

玉临风怔了怔，摇头道：“没什么，你接着说。”

玉临风当然能看出有什么不对，据他所知，宫廷中男女之间的规矩一向极严，师父哪能手把手教女弟子写字呢？而且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玉绾就说过，她的师父是个男子。这就是在平常人家，也是会避嫌的。但看玉绾的神情好像不以为意，他自然也不好说什么。

奇人

玉绾怔了一下，这还是她第一次对人正面谈到水兰舟，却发现，那个白衣人的身影虽然一直留在自己的印象中，一时却不知道怎样来描述他。

自从在沧海明月楼看到公子的画像，玉绾的心就开始不安了。那个她时时想念的人却骤然间成了一个女子的丈夫……

玉绾想起九娘，对于这个绝色的女子，她心里对她总有点不信任，哪怕她是笑着的，也会让人感觉那笑容背后有着叫人不舒服的东西。

玉临风的神色不无惊讶地看着玉绾，看她沉思的神态，双目中露出的迷惘之色，他也不禁动了心思，琢磨她的师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怎么身为徒弟也说不出他的为人行事？难道真是一个旷古奇人？

其实单看玉绾的本领，他也能想到她的师父必然更胜一筹，说是奇人也不为过。但这样的奇人，若是隐逸高士的可能性倒大，毕竟自己还从来没见过这号人呢……

说到制百毒，江湖上数得上的，撇去唐家不说，论及个人，名头最响的就是任逍遥任大爷了，这点玉临风比任何人都要清楚，栽在任逍遥手里到死都不知道

为什么死的大有人在，不过任大爷那副不把人看在眼里的高傲姿态，要他收徒弟那是八辈子也不会实现的事。

唐家就更不用说了。唐家一向自重，制作毒药暗器之法都是秘不外传的，即使你是皇家帝姬，也不能迫使唐家人将他们的秘方绝技传给唐姓以外的人。

至于江湖上剩下的那些人就用不着提了。因为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本事也教不出玉绶这种徒弟来。

想到这里他就笑了笑：“你的师父平常有什么喜好的事物吗？”

玉绶道：“他闲时常会弹琴。”

玉临风嘴角一抽，脸上扯出一个有些僵硬的笑容：“真……高雅。”

玉绶回过神转头看了看他，忽地苦笑道：“是啊，我那‘师父’从来都让人挑不出毛病来，的确是一个……完美的人啊……”

玉临风微微低头，问道：“和这样的师父在一起，你有压力吗？”

玉绶像是愣了愣，随即就摇头：“不，我没有压力。他从没有让我有这样的感觉。”

果然，轮到玉临风愣了。

他的确认为世上不存在完美的人，而且和一个“完美”的人待在一起，“凡夫俗子”都会心生距离感，而玉绶却说没有这样的感觉。

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三个解释，要么就是她师父并不完美，要么就是她师父待她确实亲和，亲切到足够化解任何一点距离，要么就是……

玉临风又看了一眼玉绶。

夜深人静，谈心自然是令人愉快的，尤其在两人说话投机的情况下，玉绶和玉临风虽不至于相见恨晚，但两人好歹经历过分别的时光，所以就格外珍惜每一次待在一起的机会。

不过第二天起床的时候就不够愉快了，玉绶一睁开眼，就觉得眼皮子重，便忍不住又闭上了。不过她知道，如果赖床不起，实在是有点丢人。于是在床上挣扎了一会儿，便费力地爬起来了。

来到院子里，她看到玉临风已经在那里了。他正运着手中的红尘剑，摆着种种不同的姿势。

过了片刻玉临风转过身来，看见她便冲她笑了笑。玉绾见他神采奕奕，再跟自己一比，顿时失笑出声。

两人正要走近说话，猛然横插进来了一个人。

任逍遥上前一步拉住玉临风的手道：“玉三，跟我走。”

玉临风皱起眉头，毫不客气地甩开了他的手：“不去。”

任逍遥耐着性子说：“你不用给我脸色看，有话我们出去说。”

玉临风丝毫不给他留情面，拒绝得更彻底：“我们之间没话可说。”

难得任逍遥被如此驳面子，居然还不动怒，他凝视玉临风半晌，才颇为无奈地说道：“玉三，这么多年兄弟，你就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？”

玉临风又一次回绝他：“机会是人给的，我没那么多机会给你。”

任逍遥终于忍不住有些恼怒地道：“玉三！”

玉临风转过脸去，又开始掂量手中的红尘剑，琢磨怎么摆下一个动作。对于这套剑法，他可谓是用心的，曾经几天几夜不眠不休，专门钻研其中的一个招式。他的天赋本就很高，按理说不会有攻克不了的难关。然而也许老天捉弄人，顾尘空找了十几年才找到一个可以传他剑术的弟子，而这个弟子无论怎样努力，现在却无法将剑术练得再进一步。

而这边任逍遥似乎也失去了耐性，他猛然抬手扯住玉临风的胳膊，就将他往院门外拽。可怜玉临风刚解了毒，再加上之前大伤小伤没好利索，哪经得了任逍遥的拖拽。

就算两人之前的功夫旗鼓相当，现在玉临风也没法子对任大爷怎样。玉临风右手握着剑，左胳膊则被任逍遥拉着直往前走。他愤愤地盯着任逍遥的脸，看他的手抖的样子，显然是想一剑劈到任大爷的脑门上。

任逍遥走得飞快，不一会儿两人就不见了踪影。把玉绾就这么撂在院子里了。玉绾也不恼，双手拍了拍裙子，转身慢悠悠地走向自己的房间。

不过玉绾的脚刚刚踏上门槛，又闪电般地缩了回来。她听到院子上空有鸟儿扑扇翅膀的声音，回过头举目上望，一只老鹰正在来回盘旋，鹰的眼睛十分锐利，与玉绾对视时竟然也生出几分威势来。

玉绾抬起食指压在唇上，轻轻地吹出一声口哨。

那只老鹰立即落到地面，玉绾解下绑在它脚上的竹筒，它便展翅飞上天空，转瞬就从她的视线中消失了。

赶紧打开竹筒，从里面取出一块布帛，看见上面划分了三格，每一格上的字迹都不一样。

这主意是沈茗赋出的，每次写信也数他最勤。不过最近这位相爷反而很少有信来。

这次玉绾扫了一眼布帛上的内容，首先看到的是字迹遒劲有力的那一格，她不禁“咦”了一声。

没有人比她更熟悉这个字迹了，这是展记的。她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，这小子自她来到西域，这还是他第一次给她来信，她自然要先看。

然而看着看着，她脸上的笑容就收敛了，一下子陷入了沉思，脸上还带有一点惊讶的表情。展记没写太多，只叙述了一件事，而这正是玉绾曾经询问过他多次，而没有得到明确回答的一件事。

玉绾恐怕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件事。在她被清淮王从江南带回宫去的那天，展记已经被任逍遥一剑穿胸，她也以为他死了，十分伤心。可后来展记却奇迹般出现在太后的寿宴上，虽然带着伤，但总还是一个活着的人。

玉绾自然感到高兴，高兴之余便问展记是怎么活过来的，因为当时她明明看见任逍遥的剑刺进了他的胸膛。展记沉默了很久，支支吾吾地说有人救了他，可玉绾再问是什么人救了他，展记却怎么也不肯说了。

后来玉绾自然也就不再问了，只要人活着就好，至于是谁救的他，那就只有等以后慢慢再了解了。

而今天，展记明明白白地在布帛上写道：当日救我的人玉临风。

玉绶握着布帛，心里不免百感交集，在院子里又默默地站了一会儿。她不知道那天后来发生的情况究竟如何，但玉临风救了展记一条命是事实。何况玉绶向来清楚任逍遥心狠手辣，他一旦对谁狠毒，不把对方虐死绝不收手。玉临风在那种情况下能救下展记，可见有多艰难。

这么想了一会儿，玉绶不禁朝院门口望去，期待着能见到玉临风。

不过他被任逍遥强拉出去说话，想来也身不由己，要早点回来恐怕不容易。

低头想通了这点，玉绶便转身进屋，易南风还在床上躺着，情况时好时坏，玉绶看着他又发愁了。上前去给他切了切脉，几天来她几乎不间断地一天给他切好几次脉，无奈她总弄不清他到底中了什么毒。

她边叹气边对着还在昏迷中的易南风说：“易公子，你可欠了我好大的人情，要是不醒，我这人情要讨都没地方讨。你不管怎样也得为我想想吧。”

她又叹了一口气，转过身打开药包，将里面的药又理了一遍，琢磨着哪几味药药性温和，配在一起会有解毒的效果。不过怎么琢磨也没有琢磨出个所以然来，她只好抱着这包药材，慢慢踱回到自己房间去看医书。任逍遥为了装点门面，身边带了许多医书，这就使她有可能从中找到解毒的方法。

不得不承认任逍遥藏书的眼光还是不错的，这些医书中有不少珍本和孤本，不用说，外人就是单看这些医书，也会认为任逍遥是个有点本事的大夫。

等把那些医书仔仔细细地看过之后，玉绶已经浑身是汗，脖子也酸痛了。

看看桌子中间摆着的饭菜都早已经凉了，再看外面黑洞洞的，这才想起自己已经看了一整天的书，连饭也没有顾得上吃。早上小桃起来看见玉绶在看书，叫了也不应，便给她倒了碗茶端过去，后来又送了两次饭菜玉绶却浑然不知。小桃陪她坐了一会儿，实在没事做，便又转回自己的屋子。

玉绶站起身来，疑惑都到晚上任逍遥和玉临风怎么还没回来？她只得收拾好医书，走去看易南风的情况。

一看之下她呆住了，白天还安安稳稳地躺着的易南风，这会儿脸颊烫得如同火烧，呼吸更是断断续续的，汗水流得让人看了惊心动魄。

玉绾心下大惊，赶紧将水盆里的布拧了替他擦脸。

易南风极为痛苦地扭着脖子，喉咙里几下闷哼，随后突然伸手抓住了玉绾给他擦脸的手腕。

玉绾疼得龇牙咧嘴，差点叫出声来，易南风的力气大得出奇，她感觉好像腕骨都快被掐断了。

玉绾伸出另一只手，两根手指捏住易南风手腕的两边，力道尽量控制在中等，这要在平时，面对清醒的人，她只要使上一分力，对方的手就能马上松开。可易南风是在昏迷中，身体的潜能发挥得很大，一时半会儿这招竟起不了一点作用。

此刻，窗外传来了怒喝声：“妖女，你休要放肆！”话音刚落，窗户骤然被推开，一个黑衣女子猛地跳将进来。

玉绾顿时吃了一惊，她抬头看到跳进来的女子长得很漂亮，只是柳眉倒竖，满面怒容。她手执一根长鞭，目光冷冷地在屋中一扫，鼻子哼了一声：“果然在这里，妖女，立刻把易南风放了！”

愣了半天玉绾才明白对方口中喊的“妖女”指的是自己，玉绾哑然失笑，猛然又觉得这个女子有点面熟，她的记性一直不错，略一思索，马上惊讶地叫道：“楚妙琳！”

楚妙琳见对方叫出自己的名字，也不禁一怔，不过她的眉头却皱得更紧了，认定面前的这个女子一定有图谋。她手腕一抖甩出鞭子：“快把易南风交出来！否则别怪我的鞭子不长眼！”

这一鞭竟是直直地朝着玉绾甩过来的，玉绾一下子变了脸色，幸好这时易南风已经抓不住她了，她迅速低头，身子往一旁侧过去。鞭子没抽到她，却将身边的一张春凳打碎了。

楚妙琳气势汹汹地抓着鞭子：“妖女！你扣押易南风这么久，居心何在？你现在还不给我立即放人！”

玉绾盯着身边已成碎片的春凳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自小长大至今，她还是第一次被人叫“妖女”，又被栽赃扣人，一时间也说不上气愤不气愤，她缓缓地

抬起头：“楚姑娘，这中间怕是有什么误会。”

楚妙琳在沧海明月楼憋了一肚子火，在这节骨眼上易南风竟又失踪了几天，担心加恐惧，已经让这位武林女杰丧失了理智。

刚才在窗外竟然还看见这个陌生女子抓着易南风的手，不管是在干什么，却实实在在地戳痛了她的心。

所以此刻她根本听不进对方说的话，长鞭出手，又是狠狠地使出了杀招。如果说以前的楚妙琳原本是一个心地善良、细腻温柔的女子，但来到沧海明月楼之后，九娘对她和易南风所做的一切，已经逼得她失去了本性。

而现在，就算玉绾真的死在她的鞭子下，她也毫不在乎。

玉绾哪里是楚妙琳的对手，她那点花拳绣腿，摆到台面上当然不行。当下玉绾也只有躲，她占着轻功的优势，灵巧地躲来避去，可房间就那么大一点地方，一不留神，黝黑的鞭尾就扫过了她的袖子，手臂上火辣辣的疼痛。

可这时楚妙琳也吐了一口鲜血，生绝之毒开始发作了，她根本扛不住，脸上露出了极为痛苦的神情。

她强撑着也要把易南风带走，玉绾情急之下大叫：“易公子身受重伤，情况很危险，你不能这样带他离开！”

楚妙琳哪里肯信，她虽然痛得弯着腰，但嘴上还是挺硬：“身受重伤？还不是你们这群人害的！让他跟你们多待一刻，我绝不放心！”

她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，竟将玉绾和九娘他们看成了一伙人。

玉绾见一时解释不通，也急得要命，打又打不过她，怪只怪今天赶巧，只留她一个人在屋子里。这一失神，玉绾的脸上又挨了一鞭子，幸亏这时楚妙琳因毒性发作而手已发软，否则玉绾挨这一下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当下剧烈的疼痛让玉绾直不起腰来，面纱也被鞭子扫了下来。

玉绾捂住脸，鲜血从指缝间滴了下来。她慢慢地抬起眼，目光幽幽地盯着楚妙琳。

楚妙琳一下子也愣住了，她盯着玉绾皱了皱眉，再次提起鞭子：“长成这

模样，九娘就不怕养虎为患吗？”她冷着脸想逼近玉绾，脚底却轻飘飘地滑了出去，玉绾紧紧地守在床边，怕她误伤了易南风。楚妙琳每靠近一步，生绝之毒引起的痛苦就越强烈，到玉绾跟前时她的脚步早就不稳了。

楚妙琳的状态虽然不好，不过两人的实力差距实在太太大，她又扬起鞭子抽向玉绾的喉咙。

值此千钧一发之际，玉临风终于赶到，他举剑直接挡住了楚妙琳的长鞭，红尘剑削铁如泥，一触鞭子就把它切断了一节。

玉临风反手转过剑，一挺身挡住了楚妙琳，并把玉绾护在自己的身后。

楚妙琳一见有人来，脚下的步子立时一乱，待看清是玉临风，慌乱中她的脸上瞬间又充满了怒气。在她看来，这玉家公子同样可恶，毕竟她和易南风是被他连累的。

她大喝道：“玉临风，拿命来！”手里的鞭子又朝他和玉绾狠狠地抽了过去。

玉临风沉住气，在鞭子抽到跟前时候，伸出手想把它抓到手。他的目的意在逼退楚妙琳，并不想要她的命，他也看出来楚妙琳完全是在强撑着，随时都有倒下的可能。

就在这时，任逍遥公子风风火火地扎进了屋子，他伸指一划，楚妙琳的这次攻击再次失败了。

完了，今天要想把易南风带走的意图就此无法实现了。任大公子一来，楚妙琳纵有三头六臂，还能讨得了什么便宜去？

看见任逍遥，楚妙琳终于出现了惊骇欲绝的表情：“你，任逍遥，你怎么没死？！”

瞥见玉绾脸上的伤，任逍遥满腔怒火道：“真是不懂规矩，走到人家屋里不打招呼也就罢了，居然开口问主人死没死，简直岂有此理！曾经的武林高手，居然沦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。”

楚妙琳这时候算是明白过来了，她脸上闪过一丝愤恨和惊惧之色，却始终没有说话，如果在玉临风面前她还敢蹦跶的话，现在面前站着的是一个曾经武林第一邪派的掌教，她还想挣扎那就太没有脑子了。

任逍遥确实想杀了楚妙琳，他一伸出手便掐住了她的脖子，这一手自然不是刚才楚妙琳的甩鞭杀招能比的，这是真正的绝招，一出手就能把对手置于死地。

对任逍遥来说，捏断手中楚妙琳柔软的脖子，就跟杀只鸡一样，甚至比那还容易。玉临风首先看穿了他的想法，脸色陡然一变：“楚姑娘是易南风的红颜知己，你若杀了她，易南风醒来知道后就不好交代。”

任逍遥冷酷的目光在楚妙琳的脸上逡巡：“至少要废了她这张脸，既然易南风待这个女人情深意重，那么让他整天对着一张陋颜，估计他也不会介意。”

玉临风刚要说话，楚妙琳已闭起双眼，脸上的表情有如死水：“你杀了我吧，反正我也活不长，就让我与远乡死在一起，在黄泉路上也不孤单。”她委实不想活了，所以一心求死。

“谁说易南风会死？”玉临风问道。

楚妙琳的脸冷若冰霜：“就算不死，我们也没机会在一起，只能生不如死地过完一生。”

玉临风陡然一怔，竟缓缓地低下了头。

任逍遥颇不耐烦，手里掐着她的脖子，只要稍一用力她就完了。

这时，玉绡的声音清晰地响在他的耳边：“不要伤害她，她也是不得已。”

对于楚妙琳，玉绡的印象还停留在武林大会那次，她看到楚妙琳在假山那儿跟易南风闹别扭，在玉绡眼里不失为一个真性情的女子。

想到她刚才的话里提到了九娘，玉绡对任逍遥说道：“而且我还有话要问她。”

任逍遥眼珠一转，当胸一掌拍过去，楚妙琳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，随即“哇”的一声，将一口鲜血吐在了地上。这一掌任逍遥灌注了一股寒气在里面，所以楚妙琳的俏脸立时变得煞白，冻得她嘴唇蒙上了一层白霜。

既然杀不得，怎么着也得给她点苦头吃，否则胸中的怒气怎么消啊……

任逍遥立刻扭头，大步向玉绡走去：“让我看看你脸上的伤口深不深。”

玉绡放开捂着脸的手，她这一捂正好将那半边脸弄得全是血污，任逍遥止住脚步，瞪眼盯着她，玉临风皱皱眉，掏出手帕递了过去，一时弄得气氛很尴尬。

玉绡接入手帕摁在脸上，说了声“谢谢”。